

第一章

金色的香檳從最頂端的高腳杯緩緩注入，宛如流動的泉水一般，一股清甜的氣息在空氣中漸漸瀰漫開來。

整個宴會廳裏氣氛熱鬧且愉快，閃光燈和快門聲此起彼伏，女人們的首飾在燈光下閃耀著，露出或甜美或嫵媚的笑容，將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現出來。

但陸承轉過身緩緩走出人群，悄無聲息的漸漸遠離，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走到陽臺反手關上了門，將屋裏的燈紅酒綠暫時隔離，他點了根煙，靠著古銅色的雕花圍欄一口一口抽了起來，側過頭看著遠處的風景。

今天晚上是陸承所屬的經紀公司舉辦的年終晚宴，整場宴會眾星雲集，媒體將會場裏外幾乎圍了個水泄不通。

陸承作為旗下老牌藝人之一，他的出席是理所當然也是必須的。

只不過，今天晚上陸承的心情實在是不怎麼樣，應該說他最近一段時間心情都不好。

鬱悶的事年年有，對陸承來說今年最鬱悶的莫過於他和談加夜的緋聞。

陸承的經紀公司在業界算是間不錯的大公司，旗下藝人大大小小近百人，他出道之後一直沒有換過公司，算是老前輩了。

那天他因為工作上的事和同公司一對少男組合起了點爭執，組合裏兩個成員一個十五一個十七，卻已出道一年多了，有時候陸承也不禁感歎現在進這個圈子的年紀是越來越小了。

陸承雖然是前輩，但是人氣比不上這對組合，兩個年輕人就看不起他，言辭不太尊敬不說還帶著刺兒。

陸承本身就是火爆脾氣，看他們這麼陰陽怪氣的，怒火忍不住衝了上來，也說了幾句重話。

他本來就有理，這樣一說對方反倒惱羞成怒了，其中一個於是冷笑著說：「我們哪有承哥你厲害，竟然能搭上談加夜……」

陸承眉一皺，語氣瞬間沉了下來，「你說什麼？」

可能是看他臉色很不好，兩人都沒再說話，這時候經紀人來叫他們，便順水推舟走了，留下陸承一個人站在原地，臉色越來越不好。

雖然他很想反駁那個小王八蛋，甚至若在幾年前早就一拳把他揍趴了，但是，現在他的脾氣早已經收斂了不少，而他他的確跟談加夜有緋聞，還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在演藝圈裏傳緋聞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有時候甚至是一種必要的宣傳手段，藝人有曝光度才有話題，所以男星和女星之間的緋聞一向都是家常便飯。

可問題是他和談加夜根本連認識都算不上，甚至在第一次合作之前連話都沒說過幾句。

而且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嚴峻的問題，那就是談加夜既不是當紅女星也不是性感名模，雖然有著一個稍顯柔媚的名字，但卻是人高馬大的男人，正宗的漢子一名。

說起談加夜，絕對是演藝圈數一數二的男演員，新生代年輕小生中演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無論是商業大片還是小資本的文藝片，只要他參演的每部基本都是票房口碑雙豐收。

出道至今不過五年，談加夜已經是連續兩年的最佳男主角，今年勢頭依舊很猛，眼看著就要三連冠，穩坐圈內一線，地位不可動搖。

而陸承，在如今的演藝圈裏，他只能算是個叫得出名字的、徘徊在二線甚至馬上要掉到三線的過氣藝人。

所以，陸承自己也覺得和談加夜傳緋聞是他「高攀」了。

陸承和談加夜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商業宴會，廠商請了很多大牌，陸承曾經參加過對方一季宣傳手冊的拍攝，所以也被邀請。

其實陸承不想去，但他被經紀公司警告如果再「耍大牌」就冷凍他，所以只得前往，心想就當是去吃個晚飯了。

宴會上很多商界人士，也有不少藝人，陸承對這種應酬場合一向不熱衷，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和他熟識的一位製作人非要拉著他去見一個人。

那人就是談加夜。

陸承知道談加夜，畢竟後者現在可謂是聲勢如日中天，但見面卻是第一次。

和大螢幕上一樣，男人身材高，相貌英俊，一雙眼性感迷人，甚至可以說真人比鏡頭裏更好看，並且和傳言中的一樣，私下裏很冷漠，但這種冷漠讓他整個人透著沉穩和性感。

「你好，我是陸承。」

陸承有點兒忐忑地朝談加夜笑了笑，剛要準備伸手，就見談加夜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彷彿敷衍一般地點了一下頭，冷冷地說：「哦，我看過你的戲，一部電影，你演一個乞丐，最後被亂箭射死了。」

陸承嘴角抽了一下，訕訕的把手收回去，他的確演過乞丐，但也差不多是三五年之前的事了。那時他在歌壇發展得不好，能不能在這個圈子裏繼續混下去都是個問題，所以演乞丐對他來說並不是難以接受的事。

以他現在的年紀，在演藝界實在不算年輕了，算起來他在這行混得也算挺久了，年輕的時候仗著自己有幾分才華凡事都要特立獨行，出唱片非要自己寫歌，不是中意的製作人不合作，好不容易發了幾張唱片，結果沒有一張能大紅，只有數得過來的幾首單曲在當時還算有點知名度。

再加上他脾氣不好，倒不是說他人壞，而是不會做人，性子直得罪不少圈內人不說，有時候連粉絲的帳也不買，發起火來更是連公司的高層也不放在眼裏，久而久之在圈裏的口碑越來越差。他們這一行，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走下坡的話，想再爬上來就很難了，沒人欣賞他的歌，那他唱得再怎麼好也沒用。

畢竟，現在有太多男男女女想要踏進這個圈子，沒有站穩腳步，被擠下去是遲早的事。

然而，陸承終究沒有離開演藝圈，而是轉戰戲劇界，他唱歌沒什麼成就，在演戲上倒是撐過來了。一開始仗著他的身材和算得上帥氣端正的臉，演的都是些男二號、三號，甚至是龍套他也不介意，在演藝圈浸淫了這麼多年，他很清楚想要在圈子裏待下去，至少要保證不淡出這個圈子，哪怕是當個連臺詞都沒有的配角都行，只要能讓人在電視上看到你，就算叫不出你的名字也要認得你的臉。

現在人們知道陸承是個演員，但很少有人記得他是歌手出道，曾經也發過唱片，用陸承的話來說當歌手就是年輕時候的事，雖然他現在也才三十歲，可他年輕的時光，都被自己恣意揮霍了。如今他已經放棄唱歌，專心演戲，雖然不能像談加夜那樣年紀輕輕拿影帝，至少也能混口飯吃。歌手出道後來不唱歌的人不少，但大多也會在各種場合上唱兩首，像他這樣在歌壇徹底消失的倒真是不多。

陸承和談加夜的初次見面就僅止於這兩句交談，也並不算愉快，可偏偏後來又扯上關係了。在那場商業宴會一段時間後，他們有了一次合作。

有製片人突然找上陸承，問有個角色他願不願意演，並且直接說了是和談加夜合作。

陸承聽了下巴都快掉下來了，主角毫無意外的是談加夜，但是給他的也是個戲份挺重的角色，勉強能算是男三號……之一了。

不過意外歸意外，陸承還是答應了，連劇本也沒看。他相信能找談加夜的不會是什麼大爛片，再說他也不是沒演過爛片。

只是和談加夜一起拍戲陸承心裏還是有點兒緊張，第一次見面他對談加夜的印象就不怎麼好，就怕如果有對手戲會發揮不好，但轉念一想，他只是男三號之一，戲份應該不會太多，也就放寬心了。

誰知後來在家看劇本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和談加夜的戲還不算少。

片子的時代背景是民國初年，講一個陳姓大家族的興衰史，談加夜飾演男主角—陳家大少爺，而陸承則扮演陳家的大管家。

大部分的戲都在本地一座影城裏拍攝，開機前一天陸承去劇組報到，然後開始試裝，管家的年齡設定是三十七，不是蓄著鬍子梳著大背頭的老管家，陸承穿上深藍的馬褂長袍也有點儒雅味道。梳頭的時候，陸承看著鏡子裏的自己問化妝師，「是不是太年輕了點？」

「不會啊。」化妝師笑著回答，「再說三十七歲也不老嘛。」

陸承摸摸鼻子，笑了笑沒再說什麼。

之後一切都很順利，還沒開機，劇組的氣氛還算輕鬆，導演是位新銳導演，之前一直在國外進修，最近幾年剛回國發展，拍過幾部口碑不錯的片子，對這次的拍攝信心十足，在片場與演員們相談甚歡。

演員的陣容也可謂強大，除了談加夜之外，男二號和女主角都是現在炙手可熱的演員，連女配也是當紅偶像，還有幾位老戲骨加盟，戲份雖然不多卻算得上是一大亮點。

陸承在這一羣人中間並不起眼，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談加夜身上，然而那一天，談加夜並沒有出現。

第二天正式開機前，談加夜才趕在最後一刻抵達，明明是千鈞一髮他卻依舊瀟灑從容，而且身邊只有一個助理，不像大多數大牌那樣又是私人化妝師又是造型師，排場比整個劇組都大。

他先向眾人不卑不亢的說了聲「久等了」，淡定從容的樣子反倒讓人不好怪罪他。

第一場戲就有陸承，他早早化好了妝在人群裏等著，看到此刻談加夜被眾星拱月的包圍著，心想他可能都不記得他是誰了，要真是這樣，倒也輕鬆。

很快談加夜也換了衣服化好妝出來了，一身格紋的呢子西裝，圓頭的褐色綁帶皮鞋，放在時下也是時髦的復古打扮。

拍定裝照的時候，談加夜站在一棵夾竹桃旁，儼然一個活生生的民初闊少，而且還是英俊瀟灑的。在導演帶領下，眾人燒了香拜了神，宣佈正式開機。

第一場戲是陳家大少爺從國外回來，管家在大門口迎接，陸承恭恭敬敬地彎腰行禮，叫了一聲，「大少爺。」

談加夜斜睨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嗯」了一聲，就一個字，氣勢十足還帶著一股風流，瞬間演出了一個大戶人家執褲子弟的味道。

同時這場戲也奠定了兩人在戲裏的地位，一主一僕，尤其是談加夜演的還是個不好伺候的。

另一場戲是在花園裏，談加夜坐在搖椅上蹺著二郎腿，陸承小心翼翼地跪在他前面，拿乾淨的手

絹輕輕擦拭著鞋尖，手還微微發抖。

「怎麼？讓你這個大管家替我擦鞋，覺得委屈了？」

「不……」

雖然是演戲，但陸承還是忍不住想罵一句：操你媽的！

談加夜演技真的是太好，臺詞功力也強得一塌糊塗，每個字都那麼讓人恨，但陸承不得不承認，跟談加夜演對手戲的時候，談加夜很能帶他入戲。

上午的拍攝結束，到吃飯時間，陸承從場務那裏拿了便當隨便找了個陰涼地方坐下，剛準備要吃，談加夜突然經過。

陸承一抬頭，兩人四目相對，談加夜看了看陸承手裏的便當，「你怎麼……」

陸承明白他什麼意思，笑了笑說：「我沒有經紀人，也沒找助理。」反正他工作少，找個助理也沒多大意義。

談加夜點點頭，沒說什麼。

這時候陸承倒挺欣賞他的，話不多，更沒什麼虛情假意的寒暄。

就這樣，兩人在片場的交流並不多，除了拍戲的時候，戲外幾乎沒什麼交流。

在休息時間其他人想盡辦法找機會接近談加夜時，陸承總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在旁邊吃著便當，吃飽了就看劇本、跟老演員聊聊天，之後沒他的戲就開車回家洗個澡，或者去常去的麵館吃個麵。導演雖然年輕但是很有經驗，也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對演員的要求很嚴格，談加夜這樣的影帝也有被他喊「卡」的時候，其他人就更別說了。陸承雖然不覺得自己演技有多好，但也是自從拍戲以來第一次吃這麼多「卡」。

不過總的來說拍攝進行得還算順利，直到有一天，又要拍陸承和談加夜的對手戲了——

陸承匆匆從房裏出來，在走廊上碰到了談加夜。

「去哪兒？」談加夜問，嘴角帶著一絲陰冷的笑意。

陸承眼神有些閃躲，但仍然微笑著回答，「有些私事要出去一下，大少爺要是沒事我先下去了。」說著，他低著頭要過去。

但在經過談加夜身邊的時候，談加夜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令他驚了一下。

談加夜稍稍湊到他面前，冷笑著說：「是又要去找那個女人吧？那個妓女……」

陸承陡然一驚，下意識別開了視線。

「我說對了？」談加夜諷刺地笑了一聲，「你為了給她贖身，偷拿了家裏多少錢？」

「我……」陸承身體微微顫抖著。

談加夜目光冰冷地看著他，「說啊，我倒沒看出來你是這樣癡情的人。」癡情兩個字說得尤為諷刺。

陸承深深皺眉，咬著牙猶豫半晌，最後說：「她……是我妹妹。」

「妹妹？」談加夜有些意外，眉頭微皺，「那個妓女是你妹妹？」

他眼中滿是痛苦，咬牙一點頭，「是。她是我妹妹，可她不是自己願意去當妓女的！」

想到這些年他們兄妹的遭遇，他不禁悲從中來。

「我們是下等人，可下等人怎麼了？我們也是人……也想過普通人的生活，可人生下來就分三六九等……我和我妹妹自小就被爹賣了，她八歲我十歲，這麼多年我一直想找她，如今老天爺終於開眼讓我們又重逢了，可是……」陸承深深吸了口氣，「我萬萬沒想到她竟然被賣到那種地方……」

談加夜看著他，緩緩鬆開了手。

陸承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淚，「我不能再讓她受那種苦，我要救她出火坑，只要能讓她離開那個地方，就是上山刀下油鍋我都去做。」

談加夜沒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他。

陸承抬頭，眼中淚水還未乾，「您要去告發我也好，讓員警來抓我也好，我絕對不跑，只求您讓我去把妹妹救出來，安頓好她之後我回來任您發落。」

沉默片刻，談加夜歎了口氣，「你走吧，所有的事，我當不知道。」

「啊？」

「只要你不說，我是不會說出去的。但是你自己要小心，最重要的，凡事要懂得適可而止，不然總有一天會出事。」

「謝謝您……」陸承感激地低下頭說了好幾遍謝謝，突然好像又想起了什麼，抬起頭有些激動地看著談加夜，「大少爺，我……」

「卡！」導演忽然喊了停，「OK！很好，感情和眼神很到位，氣氛也很好。」

陸承和談加夜對視了一眼，陸承問：「導演，不是還沒演完嗎？」

劇本上還有一點戲，但是沒等演完導演就喊停了，而且好像還不準備再拍下去的樣子。

「我知道。」導演點點頭，微笑著說：「我要改劇本。」

年輕導演的想法就是不一樣，擰著眉反覆瞧了這場戲之後，最終決定再加一場「表白」戲。

陸承和談加夜都愣了，陸承問：「誰對誰表白？」

導演先指了指陸承，然後指著談加夜，兩人一下都愣了。

本以為是部時代大戲，現在竟然發展成背德驚悚劇，陸承實在想想問問導演到底怎麼琢磨出來讓管家對大少爺表白的？

這一改就變成他這管家暗戀人家大少爺好多年，一直潛伏在宅子裏了！

「為什麼要表白？」陸承指著自己，「劇本上根本沒這個意思吧？」

「你真的覺得沒有？」導演笑得高深莫測，又看著談加夜問：「你覺得呢？」

談加夜微微一笑，聳了一下肩。

陸承覺得他好像從談加夜臉上看出一點兒幸災樂禍的意思。

「所謂的『表白』並不是讓你直接說出來，」導演拿著劇本敲了敲陸承的肩膀，「我們不需要那麼赤裸裸的感情，這是部嚴肅的作品，我們要用眼神和表情來表達出內心最深處的想法，引起觀眾的共鳴……」

陸承心想，你還知道這是部嚴肅的作品？

但片場裏面最大的是導演，對演員來說導演說什麼就是什麼，於是陸承只能硬著頭皮跟談加夜來了場表白戲—

「少爺，我……」陸承看著談加夜欲言又止，一雙眼閃著某種光彩。

談加夜看著他，眼裏閃過異樣的情緒。

最後陸承臉憋得通紅，剛要開口，導演又喊了聲「卡」。

「管家的表情要再明確一點兒，眼神透出愛意，想像你愛著這個男人很多年。」

陸承臉都要綠了。「你不是說不能赤裸裸的表現感情嗎？」

導演咧嘴一笑，「剛才不需要，現在需要了。」

媽的.....陸承都被氣笑了，「導演，您就不怕這片子拍好了不能播？」

「放心，」導演朝他比了個 OK 的手勢，「到時候會剪，你現在只要放開了演就行。」

沒辦法，陸承只好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向談加夜表白了一次，雖然他不是表演科班出身，但演技還算是可圈可點，試幾次之後也就通過。

這場戲可謂「驚世駭俗」，現在時代雖然進步了，可在戲裏那個年代，暗戀一個男人註定是沒有結果的，而一個管家暗戀自家少爺更是不會有好結果，於是管家最後十分淒慘，不僅要被掃地出門，出門之前還要執行家法。

「不要臉的東西！」執行家法的是老太太身邊的人，一個賊眉鼠眼的老傭人，一邊罵一邊甩鞭子。雖然不是真打，但那道具打在身上也還是有點疼的，陸承跪在地上咬著牙，一臉的生無可戀。

「我們陳家哪裏對不起你了？不僅偷陳家的錢，還.....」老太太坐在一旁咬牙切齒地數落著。堂上大少爺面無表情地看著他，眼神裏帶著一絲輕蔑和一股厭惡。

談加夜演得唯妙唯肖，恨得陸承牙根都癢了，好像自己真是那個被嫌棄的、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管家。

原本劇本裏是沒有這場戲的，導演加了那場表白戲之後就得繼續改劇本才能使劇情完整，陸承也就多挨了一頓打。

雖然是演戲，但是陸承還是覺得自己太他媽虧了。

其他先不說，這戲如果不剪就這麼直接上映了，他肯定會落個「噁心變態」的評價，不過又一想至少還有人評價，比看過就忘好吧？

別管叫不叫得出來名字，這圈子就是要混個臉熟，這麼多年經驗他早已深諳這一點。

「卡！」

隨著導演一聲令下，這場戲終於拍完了，打陸承的那個演員立刻恢復平時的和氣，和劇中人物完全是兩個感覺，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精湛的演技。

他走到陸承身邊拍了拍他的肩膀，笑著問：「怎麼樣？沒事吧？」

陸承笑著輕輕給了他一拳，「你真打，借機報復我吧？啊？」

兩人打趣了幾句，各自去準備下一場戲。

陸承走到梳化室，跟化妝師要了張濕紙巾擦擦臉，突然覺得身後好像有人，一回頭，竟然是談加夜。

他愣了一下，「有事？」

「你沒事吧？」談加夜問，表情卻看不出有多少關心。

不過陸承知道這位就是這種性格，倒也沒介意，「冷面影帝」嘛。

以為談加夜是在說剛才他挨打的戲，他無所謂地笑笑，「沒事，又不是真打。」說是這麼說，那鞭子抽在身上也不是不疼的，但這是工作，幹這一行就得能吃了得這份苦，為了拍戲別說挨打，大冬天的河都跳過了。

談加夜沒再說話，沒什麼表情地看了看他，突然朝陸承伸出手。

那樣子像是在要東西，陸承下意識就把手裏的濕紙巾遞過去了，等談加夜拿了才反應過來。

「呃，那是我用過的，你再跟化妝師要.....」話還沒說完他就愣住了，因為談加夜拿著濕紙巾替他擦了擦額頭。

在戲裏大少爺半點兒都沒看上管家，這時大少爺突然這麼溫柔把陸承直接嚇傻了。

「這裏髒了一點兒。」談加夜擦完之後風輕雲淡地說了一句，還把紙巾還給了陸承。

「哦……」陸承愣愣地接了過去，「謝謝……」

談加夜沒開口，看了陸承一眼之後轉身走了，剩下他一個人站在原地拿著紙巾愣了一會兒，然後又擦了擦臉。

原本也不算什麼大事，誰知當時有來探班的記者恰好就拍到了談加夜替陸承擦臉的照片。

陸承自然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但就算知道，他也不會放在心上，畢竟他一個大男人，又傳不出什麼緋聞。

那個插曲被他拋在腦後，每天就是想拍戲的事。

片子拍得很順利，殺青之後，全體劇組成員開了個慶功宴會，但談加夜因為臨時有事連夜離開了沒有出席，眾人紛紛表示遺憾。

陸承倒是沒多想，慶功宴結束之後繼續自己的生活。

第二章

片子上映之後，第一週票房便破了這一年的最高記錄，並且口碑也很不錯，片中談加夜的表現自然是有目共睹，其他演員的表現也可圈可點。

而陸承原本以為這電影上映之後觀眾對他的評價肯定好不了，除了噁心大概就是變態了。

但結果卻大大出乎他的預料，許多人說這次的角色和他以往演的都不同，算是突破，除了演技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可之外，管家對大少爺表白的劇情竟然也成了一大看點。

當然，他知道因為演大少爺的人是談加夜所以才會被這麼關注。

這部戲是陸承和談加夜第一次合作，也是上次他們不歡而散後的第二次見面—不歡而散是陸承認為的。

雖然這次合作之後，陸承對談加夜看法有些改觀了，不管談加夜這個人怎麼樣，演技是真的沒話說，開機前一秒還面無表情地站在那裏，導演一喊開始馬上變成劇中的人物，那個風度翩翩、英俊瀟灑，卻又陰狠毒辣的陳家大少爺……

陸承不得不承認，談加夜是天生吃這行飯的。

可讓他更沒想到的是竟然也有不少影迷支持他，說他跟大少爺很相配，其實大少爺對管家也是有感情的，還專門一集一集的分析少爺和管家的對手戲，在臺詞中尋找蛛絲馬跡，連眼神都不放過。

在這樣「充分」的證據面前，看得陸承都要覺得好像真有那麼回事……

隨之而來以兩人角色為原型的小說創作也在網路上出現，有些劇情仍舊是建立在官方設定上，有些則進行了新的編排發展，甚至發展到戲外，以他們本人為主角的也不少。

其實一開始只是有女性朋友笑著跟陸承調侃了一句，後來說的人越來越多了，陸承也挺好奇到底是怎麼回事，就隨便上網搜尋了一下，先用談加夜當關鍵字，各種新聞多得要數不過來，每天幾乎都有新消息，想了想，陸承又加上了自己的名字，結果跳出來的東西真是差點兒令他自戳雙目。除了一些關於片子的新聞稿之外，剩下的基本上都是粉絲創作的同人小說，篇名也是從正常到狗血再到獵奇都涵蓋了，有些還明確標明了無節操、高H慎入什麼的。

陸承好奇看了幾篇，胸口都疼了，最後捂著胸口點進一篇名字沒什麼特別但是注明「慎入」的文，沒看到一半就徹底陣亡了。

文裏他和談加夜相愛相殺，談加夜是黑幫老大，他則是敵對幫派的一員，被談加夜時不時抓住凌虐一番，而所謂的凌虐就是在床上幹得他合不攏腿。

至於過程基本就是一章一H，內射、捆绑都是小意思，更重口味的也不是沒有，文中的他被折騰得哭天喊地，一會兒讓談加夜不要了，一會兒讓他快點，陸承看得汗都下來了，覺得自己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

當然，人多口味也雜，也有寫他當一號的，但是.....少得可憐。

不過這些文有個共同點，就是談加夜身分高，不是黑道老大就是總裁，而他不管是一號還是零號，身分基本都是小弟、小販，還有回收的、送快遞的.....這簡直是赤裸裸的歧視！

合上電腦，陸承覺得自己需要冷靜一會兒，仰靠在沙發上，看著天花板長長歎了口氣.....怎麼就變成這樣了呢？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他真的不知道現在觀眾的接受度已經這麼高了。

至於那些說現實中他和談加夜有一腿的那些帖子，基本上無一例外都認定他是被壓的那個，理由是他身上有股被壓的氣質。

而那張談加夜替陸承擦臉的照片在片子上映的時候也曝光了，但是因為兩人都穿著戲服，所以觀眾都以為是劇照，也沒有激起太大水花，現在倒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張不用 PS 的照片，配上文字修一下圖，就是張現成的海報、封面了。

不過陸承雖然對同人文化和各種揣測帖子感到吃驚，但那畢竟只是一些影迷自己的想像和加工，屬於自娛自樂，也沒給任何人造成麻煩，所以他也無所謂，而談加夜看上去更是不像會是對那些東西感興趣的人，想來也不會在意。

再說了，在陸承的想法裡，他和談加夜再度有交集的可能性極低，在零互動的狀態下，還有什麼想像空間？八卦熱潮很快就會退了。

因為不是主角，陸承沒有出席片子的宣傳活動，已經很久沒跟談加夜碰面，倒是在電視上看到好幾次談加夜和女主角接受採訪的新聞。

可沒想到，在一個時尚雜誌的五週年慶典晚宴上，他和談加夜又碰面了。

雖然合作過一次也算是相識了，但兩人並沒有說話。陸承是有意保持距離，他現在看到談加夜就想到在網路上看的那些他當零號被談加夜整得死去活來的文，總有股莫名的尷尬，至於談加夜怎麼想，他就不得而知了。

晚宴快結束的時候，參加的客人紛紛離場，因為是時尚圈又明星眾多，進場和離場都少不了各大媒體記者的拍攝，以及守在外面的粉絲吶喊。

談加夜出來的時候，各種尖叫喊聲響成一片，而他只抬手跟影迷揮了揮手，連個笑容也沒露，卻惹得一票粉絲更興奮。

陸承正好跟在談加夜後面出來，見狀，他在談加夜身後不遠處停下，心裏氣得不行，當年他也這德性，怎麼就被說是要大牌？不公平啊！還是說現在的粉絲都吃這一套了？

他原本是打算等談加夜走了之後再出去的，所以一直跟對方保持著距離，但這時有眼尖的粉絲看到他了，然後不知道誰喊了一聲，「快看！是陸承！」

這一瞬間，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談加夜身後五公尺處的陸承身上。

「沒錯是陸承！他也來了.....」

「陸承也在？」

「他跟談加夜一起來的？為什麼不一起出來.....」

一時間各種猜測都冒了出來，陸承簡直成了目光焦點，站在原地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甚至

有種自己和談加夜祕密關係被曝光的感覺。

「陸承過來啊！」有一部分粉絲叫著，聲音裏有種詭異的興奮。

談加夜也回頭看陸承，臉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

現在扭頭回去是不可能的了，那絕對是欲蓋彌彰，到時候可能就不僅僅是被人說耍大牌了。

於是，陸承硬著頭皮走了過去，有種趕鴨子上架的感覺。

他原本是想過去跟談加夜點頭就算是打過招呼，然後就快點走人，結果等到來到談加夜面前的時候，一直高冷沉默的談加夜終於開口了，但並不是對陸承，而是對周圍的影迷說：「陸先生搭我的車。」

他聲音並不大，但是在場幾乎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陸承。

隨後無視眾人的尖叫議論，談加夜幾乎是摟著陸承的肩膀穿過人群的，車早就停在路邊等著，談加夜開門的時候陸承才反應過來。

「謝謝……」他都有點兒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先走了。」

「你好像沒開車吧？」談加夜問。

他怎麼知道的？陸承愣了。他今天的確沒開車，因為知道要喝酒，他又沒有經紀人和助理，所以就搭計程車來的。

「一起走吧。」談加夜輕笑了一聲，「我都說了你要搭我的車，你再自己走了，讓他們看到就成了我騙人了。」

這樣的邀請，根本無法拒絕。

陸承一再告訴自己談加夜只是單純的、善意的邀請，是他滿腦子的齷齪思想，沒辦法，後遺症。最後陸承還是上了談加夜的车，談加夜的助理開車將陸承送回了家，到樓下的時候，談加夜提出想借用一下廁所……就這樣，記者拍到了陸承和談加夜「深夜祕會」的照片，兩人一前一後進了公寓大門，可以說是毫不避諱……

雖然是兩個男人，尤其兩個人又是演藝圈裏的，總會有人往那方面去想。況且談加夜讓陸承搭他的車，還去了陸承的家，這對在圈子裏一向待人淡漠的談加夜來說，實在是破天荒頭一遭，不得不讓人多想。

就這樣，在談加夜和陸承的一部分粉絲眼裏，兩人的曖昧關係幾乎是坐實了。

於是，某天在網上又出現了一篇新帖子，標題是：**我覺得談加夜和陸承其實挺有感覺的。**

回憶到這裏，陸承很憂鬱，連剛才喝的八五年紅酒回味起來都沒那麼香醇了。

他真是冤死了……這就好比被人誣陷跟某人的老婆有染，可事實上你連那人老婆長什麼樣子都沒見過。

也許他當年就應該蓄上鬍子走諧星路線，那樣就不會有和男人傳緋聞的一天了，就算有他也不會被男人幹屁股的那個。

一根煙差不多抽完了，陸承也不得不回去面對現實，今天他會來純屬是為了保住飯碗，最近他正在上升期，混了這麼多年演藝事業才有點起色，他是禁不起折騰了。

他剛要離開陽臺，突然有人過來了，是他認識的一個製作人。

「陸承，幹麼呢？」

陸承朝他晃了晃手裏的煙，抽了一口，問：「你怎麼出來了？」

對方看了看他，突然賊賊一笑，低聲說：「談加夜來了。」

「咳……」陸承噙了一下，有點兒狼狽地瞪著他，一臉費解地問：「他怎麼來了？」

製作人笑著反問：「他怎麼不能來？」

「不……」陸承簡直一個頭兩個大，「他又不是我們公司的。」

「特別來賓啊，有人花錢都請不來，董事長面子大給請來了，或者說……你面子大？」製作人別有意味地笑了起來。

陸承歎了口氣，回頭看了一眼燈火通明的夜景，早知道，今天晚上想個理由不來就好了……

陸承覺得談加夜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傳緋聞了，畢竟最近這陣風好像刮得越來越大了，連經紀公司都對他說可以利用一下，畢竟不是誰都能和影帝談加夜傳緋聞的。

的確，談加夜出道這麼久，幾乎就沒傳出過什麼緋聞。他形象一向冷漠，合作過的女藝人雖然多，但劇外都沒擦出什麼火花，本人從不拿感情炒作，也沒被人拍到過照片，只專心演戲，幾乎可以說是緋聞絕緣體。

而這方面陸承也是，他出道比談加夜還早好幾年，基本上也沒跟哪個女藝人有過太深的糾葛，早年也有過一點緋聞，但都沒起什麼波瀾。

時間久了也不是沒被人懷疑過性取向，只不過陸承一直沒當回事，但在他跟談加夜傳緋聞的情況下，一切彷彿就合理了。

談加夜是個真正的明星，一來就成了全場的焦點，在場藝人裏還有不少大牌，有喜歡談加夜的有不喜歡談加夜的，也有視他為競爭對手的，但都過去跟他客氣地寒暄打招呼。

談加夜不論什麼場合一向話少，這次也只是禮貌地點頭微笑。

而巧的是陸承是公司裏為數不多跟談加夜合作過的藝人，所以一回來就被公司的高層拉著去跟談加夜打招呼。

「你好……好久不見。」陸承朝談加夜伸出手。

說是好久，其實也就一個月左右，不過在這個小圈子裏，一個月不見似乎是有點久了。

談加夜看了看陸承，伸出手同他握住，低低說一聲，「好久不見。」

見到談加夜，陸承還是覺得有些尷尬，腦子又不受控制的冒出那些同人文片段……想到這裏陸承看了一眼和談加夜握在一起的手，突然覺得臉有點發燙。

他可是演過床戲的人！怎麼和男人握個手就覺得不好意思了？

「咳……」意識到這手好像握得久了點兒，陸承清了清嗓子，先鬆開了手，下一秒談加夜也鬆開他。

「你怎麼來了？」陸承問。

「想來所以來了。」談加夜回答。

這人是真不會聊天……陸承笑了一聲，「你那麼忙，竟然還能抽空來別的公司的晚宴……喝酒嗎？」

談加夜微微一點頭，「可以喝一點。」

陸承一聳肩，叫來在會場裏來回穿梭，端著酒的服務生拿了兩杯酒，其中一杯遞給了談加夜。

他們倆本來就傳著緋聞，現在站在一起聊天，好像還聊得特別愉快的樣子，在場不少人都或光明正大或偷偷盯著他們。

談加夜說「可以喝一點」就真的沒有多喝，象徵性地喝了兩口之後就拿著酒杯，另一隻手插在褲袋裏筆挺地站著，姿勢瀟灑的無懈可擊。

陸承本來想打過招呼喝了杯酒就差不多，自己可以走了，可這時談加夜突然說：「下個月我有部

新戲要開拍，還缺一個角色，你願意試一試嗎？」

「呃？」陸承愣了，談加夜竟然會來找他演戲？

「什麼戲？」

「警匪片。」談加夜回答，「角色是警察，我的搭檔，為了救我被歹徒打死，可以算是男二號。」陸承心想，真是言簡意賅。

「不過之後還會在片中穿插你的戲，」談加夜接著說，「片子裏有很多回憶鏡頭，我為了替你報仇精神出了問題，一直覺得你還在我身邊，一直到最後片子結束你也沒有消失過，可以說這個角色存在在整部戲裏。」

除了拍戲的時候，這是陸承第一次聽談加夜說這麼多話.....聽起來的確是個重要角色，但他還是不明白。

「為什麼找我？」

談加夜側過頭看他，「覺得你適合，有什麼不對？」

是沒什麼不對，但是.....陸承看了看四周，一雙雙眼睛都在對他們虎視眈眈，他們現在可是傳緋聞的人啊！要是再合作，這緋聞不就越演越烈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陸承謙虛地說，雖然他挺想試試的。說真的，如果是別人來找他，他肯定一口答應，可談加夜親自來找他，讓他有點拿不準。

談加夜輕笑了一聲，不緊不慢地喝了口酒。「我跟你演過對手戲，知道你的演技，我會來找你就是認為你可以，你懷疑自己的話，也就等於是懷疑我了。」

陸承有點兒無言以對，忽然一個念頭竄進腦袋，他忍不住脫口道：「你.....」

談加夜看著他，「嗯？」

你該不會是為了跟我說這件事才特意過來的吧？

心裏是這樣想的，但是陸承並沒有問出來，畢竟這也太自作多情了。

「片酬方面你不必擔心.....」談加夜又來了一句。

「我不是擔心那個。」陸承打斷他，又低頭想了想，才開口，「說實話，我其實是有點兒受寵若驚。」

談加夜輕笑了一聲，這一聲笑好像與以往的任何時候都不同，特別的輕快愉悅，好似發自內心，簡直像是要鑽到陸承心裏一樣。

「不過是一部電影，把握得好就會是一次重要的機會。」談加夜突然微微彎下腰湊到陸承耳邊，低聲說：「在這個圈子裏，不管你有沒有天賦、會不會演戲，想紅的不一定能紅的了，但是只要你不紅，那就絕對紅不了。」

說完他把酒杯交到陸承手上，說了句「我會再聯繫你」，然後在眾目睽睽之下離開了會場，留下陸承一個人在原地接受眾人目光的洗禮。

陸承還沒從男人低沉性感的聲音裏回過神，等談加夜走得不見人影之後，他低頭看了看自己手裏的兩杯酒，總覺得拿起來不是放下來也不是。

雖然沒有馬上答應談加夜，但今天晚上陸承可謂收穫頗豐，他和談加夜一起聊天的畫面又被拍了下來，接下來可能還會有他們再次合作的消息傳出來。

那對曾經嘲諷過陸承的少男組合這回算是親眼看見他怎麼「搭上」談加夜的了，看他的眼神和表情與其說是不屑倒不如說是嫉妒。

倒是陸承突然覺得很諷刺，雖然他不想和談加夜傳緋聞，但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可能恰恰是想和談加夜傳緋聞的。

這個圈子就是這樣，他一直覺得自己置身事外，其實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而另一個效應是，公司似乎也覺得他可能還有培養的價值，便開始想給他找個經紀人。

公司跟陸承說了之後，他考慮了一下，還是說暫時不需要。

他已經習慣一個人，這麼多年獨來獨往慣了，怕突然冒出一個人他不習慣，而且他現在的工作量也不大，沒必要找經紀人。

公司方面也沒有勉強他，只說那就再等一等。

最後，陸承還是答應了談加夜的邀請，雖然他曾經糾結過，但畢竟演戲是他的工作，有工作上門沒有拒絕的道理。

以前他混得最慘的時候都差點兒去拍情色片了，現在有普通的片子找他，還是影帝親自來邀請，不答應也太不識抬舉了。

至於那些緋聞他就當是個樂子看看就行了，還別說，網路上那些關於他和談加夜的小說有些寫得還真不錯，文筆劇情都很好，簡直能再拍一部片子了。

和談加夜通電話的時候，談加夜似乎早就知道他會答應，簡單的跟他聊了兩句之後，約定了他進劇組的時間。

在開拍之前陸承推掉了幾部戲和通告，專心看劇本的同時，他也想好好瞭解一下談加夜這個人，並不是指他的私生活，而是他的演技。

他一連看了談加夜演的十一部電影，看完之後滿腦子都是談加夜的臉，有現代裝扮的、有古代裝扮的，有英俊瀟灑的、有落魄頹廢的，有警察、有搶匪，有醫生、有變態.....每一個都唯妙唯肖、入木三分。

他不得不再次佩服談加夜的演技和角色的駕馭能力，他相信談加夜得的那些獎絕對不是買來的了，再看下去他恐怕都要成腦殘粉了。

但實際上也沒差多少，他偷偷註冊了談加夜粉絲俱樂部的官網，因為註冊之後可以看到談加夜歷年來的各種照片，從出道開始，雜誌、街拍、偷拍照應有盡有，全是粉絲貢獻的珍藏。

陸承算是在家休息了一段時間，生活作息異常規律，早睡早起，三餐正常，也不吃垃圾食物，整個人養得精氣神充足，之後按照約定的時間去劇組報到了一之前他曾經問過談加夜需不需要試鏡，但談加夜說不需要，已經定下是他了，簡直像是黑箱操作一樣。

陸承到了劇組見到談加夜時，談加夜上下打量了他幾眼，微笑著說了句，「你狀態很不錯啊。」

陸承半開玩笑地說：「你的片子，當然得拿出最好狀態了。」

談加夜點點頭，「我很期待。」

在這部戲裏談加夜和陸承扮演一對合作多年的警察搭檔，談加夜演的是個性格孤僻冷漠的神槍手，做事一絲不苟，常常得罪人，最開始可以算是他的本色演出。

陸承的角色則是個滿口粗話、大刺刺卻又很講義氣的警察，在警界打滾多年，比談加夜大幾歲，但是整天嬉皮笑臉的看上去沒個正經，從和談加夜成為搭檔開始就一直很照顧他。

總的來說這是個討喜的角色，尤其是為了保護談加夜死了那一段，很賺人熱淚，並且之後也一直出現在談加夜的回憶和幻覺裏，的確是個重要的角色。

陸承自己也挺喜歡這個角色的，只是對他來說要命的是臺詞裏的各種粗話，三字經什麼的必須張

口就來，還要說得自然，甚至要一種渾然天成的感覺。

拍了幾天下來他都快養成習慣了，張口就是一句，他自己惱得不行，談加夜卻是覺得很有意思的樣子。

有一場戲是兩人半夜在雨中吵架，瓢潑大雨中，陸承歇斯底里地吼著，一遍又一遍問談加夜為什麼。

「為什麼不等我來就擅自行動了？你他媽是豬啊？操.....你他媽趁早死了我還省心了！」陸承掄起拳頭在談加夜胸口狠狠捶了一拳，這一拳是用足了力道的，因為前兩次被導演喊「卡」，就是他捶得不夠用力。

談加夜低著頭，燈光打在他側面上，雨水順著他高挺的鼻尖淌下，他一句臺詞也沒有，卻把人物的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最後，陸承額頭靠在談加夜肩上，小聲問：「我們怎麼會變成今天這樣.....」

他聲音很小，幾乎被雨聲淹沒，而談加夜仍然一言不發，只是靜靜地低著頭，但是眼神卻已經變了。

劇組特地找來了兩輛消防車灑水，陸承和談加夜被淋了個濕透，一場戲下來，陸承覺得自己耳朵裏都灌了水，聲音都聽不清楚了。

拍完之後眾人送上毛巾和熱水，幾個人圍著兩人替他們擦拭。

那邊導演確定這場戲沒問題之後，終於下令收工。

大家鬆了口氣，開始收拾東西。

「我自己來就行了。」陸承拿過毛巾自己擦了起來，雖然現在天氣挺暖和，但是大晚上的這樣淋雨還是有點涼。

這時談加夜突然走過來，表情異常嚴肅。

陸承以為是自己剛才拍戲的時候捶了他太多拳，他要來抱怨了，結果談加夜走到他身邊低聲說了句—

「你內褲透出來了。」他聲音裏還帶著一絲淡淡的笑意。

陸承傻了，回過神的時候談加夜已經不見了，他低頭看了看身上濕透了貼在腿上的褲子，這算是.....性騷擾？

這個小插曲彷彿是一個開端，除了演戲，陸承跟談加夜有了比較多的交談，雖然陸承有時仍不知如何反應。

而除了私下的關係有所「進展」，戲也順利的拍下去。陸承扮演的角色死後，談加夜的角色便開始頹廢起來，原本一絲不苟的造型也換了，蓄了幾天鬍子，又弄亂了頭髮，化妝師在他臉上塗抹一番之後，臉頰都凹下去了，整個人頓時看上去瘦了一圈。

為了進入角色保持情緒，化妝之後的談加夜就不怎麼說話了，坐在角落裏整個人散發著一股陰鬱氣息，好像隨時會自殺一樣。

拍攝開始之後他才站起來走到鏡頭前，戲裏戲外彷彿都混淆了一般。

看著這樣的談加夜，陸承都有點兒於心不忍的感覺了。

而他接下來在戲裏作為一個已經死去的人，幾乎是隨時在談加夜身邊的，並且和談加夜有很多肢體接觸，像是從談加夜身後抱住他，在談加夜淋浴的時候站在旁邊，談加夜吃飯時，他坐在他對面絮絮叨叨地講著各種漫無邊際的話。

兩人甚至面對面躺在一張床上，陸承看著閉著眼的談加夜，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夜.....

有好幾次陸承都覺得自己入戲太深，想要伸手去摸談加夜，好在在他行動之前導演就喊停了。

拍這部片拍到最後，他簡直像是著了魔一樣。

陸承覺得，等這部戲上映之後，他和談加夜的緋聞可能又要進一層了.....

Crescent